

世界文学名著
宝库

契诃夫小说集
宝贝儿

安徽文艺出版社



宝贝儿

〔俄〕契诃夫 著
汝 龙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巫婆集

巫婆	3
村妇	19
邮件	37
新庐	45
笛子	64
阿嘉菲雅	75
学生	89
猎人	95
幸福	101

出诊集

出诊	117
风波	132

姚尼奇·····	142
家长·····	167
佛罗嘉·····	173
丈夫·····	190
波琳嘉·····	197
安纽黛·····	205
两个佛罗嘉·····	211
神经错乱·····	227

三年集

宝贝儿·····	261
怪谁·····	276
嘘·····	282
三年·····	287

苦恼集

我的生活·····	401
苦恼·····	513
谣言·····	521
没有题名的故事·····	527
阿尔比昂的女儿·····	532
胖子和瘦子·····	538
错·····	541
乡间小屋·····	544



巫婆集



珍

巫婆

天色已晚，教堂的小职员沙维雷·盖金躺在教堂隔壁一所小房子里他那张大床上。虽然他养成习惯，跟鸡那样按时睡觉，可是这时他并没睡着。他那粗硬的红头发，在被子的这一头伸出来；那一头呢，伸出来他那双没洗过的大脚——被子是用零碎的花布缝成的，补了些补丁，一片油腻。他在听，他的房子连着那道环绕教堂的墙；这所房子只有一扇窗子，面对着广阔的田野。窗外正在打一场热闹的仗。没人说得清谁正在打败仗，给人消灭，也没人说得清大自然这么闹哄哄的是为了毁灭谁；可是，从那种不停的凶恶吼叫声听来，总之，这场仗打得很厉害。得胜的一方正在田野上加足马力穷追敌人，在森林里和教堂的房顶上发威风，伸出拳头狠命的敲打窗子，大发脾气，撕扯着什么东西；打败的那一方呢，在哀号，在痛哭……窗外，房顶上，火炉里，响起一片悲惨的绝叫。听起来，那不像是求救的呼声，却像是凄苦的、知道大势已去，没有救星的号叫，雪堆上蒙着薄薄一层冰；那上面，和树上面，有些水珠颤抖着。泥浆和溶雪汇成一股黑流，沿着大道小径流下来。总之，这时正是化冻的时令，不过天色太黑，老天爷瞧不见，反倒往溶化的大地上飞快的扔下来一片片的白雪。风跟醉汉那样摇摇晃晃的乱闯。它不让雪落到地上，却



卷起雪来在黑暗的空中搅成乱七八糟一大团。

沙维雷听着这种吵闹，皱起眉头。其实他明白，或者至少有几分猜到，窗外那种骚乱会惹出什么事来，以及那种骚乱是谁造成的。

“我明白！”他叽咕着，在被子底下威吓的摇自己的手指头，“这种事，我心里全明白。”

窗边一张凳子上坐着这个小职员妻子瑞莎·尼罗芙娜。另外一张凳子上摆着一盏锡灯，那灯仿佛心虚，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似的，洒下昏暗而摇闪的光，落在她那宽阔的肩膀上，落在她那好看的、诱人的身子上，落在她那垂到地板的粗发辫上。她正在用粗麻绳编麻袋。她的手灵活的动着，同时她的周身，她的眉毛，她的厚嘴唇，她的白脖子，却仿佛睡着了似的一动不动，专心做那份单调而机械的活计。只不过时不时的，她抬起头来，让她那酸痛的脖子歇一忽儿，朝窗外风雪逞威的空中瞧一阵，然后又低下头编她的麻袋。她那生着微微掀起的鼻子和酒涡的俊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没有希望，没有快乐，没有痛苦。美丽的喷泉遇上没喷水的时候，也跟这一样，没一点表情。

可是后来，她总算编好一个麻袋。她把麻袋扔在一边，大大伸个懒腰，让她那一动不动的、没有光彩的目光呆望着窗子。窗玻璃上有一滴滴眼泪样的水珠淌下来，短命的雪片沾到窗子上，涂白窗子，照着瑞莎，溶化了……

“上床来，”小职员嘟哝着。瑞莎仍旧一声不响。可是她的睫毛忽然一抖，她的眼睛里忽然生出一道注意的光芒。沙维雷躺在被子里头始终瞧着她的面容，这时探出头来问：

珍

“什么事？”

“没什么……我觉着仿佛有人来了。”她低声说。

小职员用胳膊和腿撩开被子，跪在床上，瞪着他妻子。怯生生的灯光照亮他那生着络腮胡子的麻脸，溜过他那纠结的硬发。

“你听见没有？”他妻子问。

从单调的风雪呼啸声里，他隐约听到一点叮铃铃的细微声音，仿佛蚊子打算落在人的脸蛋儿上，却受到阻碍，生起气来，发出的尖声似的。

“是邮差。”沙维雷喃喃着说，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

教堂的六里以外，横陈着一条邮路。在这刮风天气，风从大道直吹到教堂，住在这所小房子里的人就听见铃铛的声音了。

“老天爷！想不到这种天气还有人坐车赶路哟！”瑞莎叹道。

“那是公事啊。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你非奔走不可。”

那点声音在空中荡漾一会儿，消逝了。

“车子过去了。”沙维雷说，在床上躺好。

可是没容他拉过被子来盖在身上，他又听见了清楚的铃声。小职员不安的瞧了瞧他妻子，跳下床来，摇摇晃晃的在火炉旁边走来走去。铃铛响一阵，然后又消逝，仿佛那铃铛不摇了似的。

“听不见了。”小职员说，停下来，眯起眼睛，瞧着他妻子。

可是这当口，风叩击窗子，随风飘来了叮铃铃的尖音。沙维雷脸色变白，清了清喉咙，光着脚，又在地板



上走来走去。

“邮差在风雪里迷路啦，”他气咻咻的说，恶意的瞧他妻子一眼。“你听见没有？邮差迷路了！……我……我明白！你当是我……蒙在鼓里？”他叽咕着。“这种事，我全明白，该死的你！”

“你明白什么？”瑞莎轻声问，定睛望着窗子。

“我明白这全是你玩的花样，你这母夜叉！是你搞出来的，该死的你！这场风雪和那摸不着路的邮差，全是你干的好事——你！”

“你疯啦，你这混帐！”他妻子沉静的回答。

“刚才我冷眼旁观，看了你好半天喽，我看得出来啦。我从娶下你的头一天起，就瞧出来你身子里有魔鬼的血！”

“呸！”瑞莎说，吃一惊，耸一耸肩头，在身上画十字。“你快在你身上画十字吧，你这蠢材！”

“是巫婆，就总归是巫婆，”沙维雷用低哑的、含泪的声音说，慌慌张张用衬衫的边擤了擤鼻子，“虽然你是我的妻子，虽然你是在一个信教的家里，可是哪怕在教堂忏悔的时候，我也要明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哎哟，老天保佑我们吧！去年在‘先知丹尼尔^①和三青年节’的前夜，有过一场风雪，结果出了什么事？那工匠跑到这屋里来烤火了。后来在圣阿历克塞节，河上的冰破了，区上的警察跑到这儿来，跟你谈了个通宵……那该死的畜生！早晨他走出门，我看了看他，他的眼睛有了黑眼圈，腮帮子也凹下去了！对不对？在八月斋戒期那些天，起过两回风暴，每一回那猎人总是跑到这儿

藏

① 《圣经》希伯莱的大预言家，后在巴别尔被掳死难。——中译者。



珍

来。我全看见的，该死的他！啊，这忽儿她的脸比螃蟹还要红啦，哈哈！”

“你其实什么也没看见。”

“没看见！还有，去年冬天在圣诞节以前，在克里特十个殉教徒节那天，风雪整整闹了一天一夜——你记得不？——法院执刑官手下的那个书记迷了路，跑到这儿来了，那条狗……呸！居然会看中那样的书记！他那种人也活该惹得老天爷发脾气，才弄出那种天气来叫他吃吃苦头！一个呆头呆脑的写别字的家伙，走路不成个样子，那张丑脸上满是雀斑，歪着个脖子！说真格的，要是他长得好看呢，倒还罢了——可是他啊，呸，跟撒旦①一样的丑！”

小职员喘一口气，擦一擦嘴唇，听着。铃声听不见了，只有风敲着房顶，过后黑暗里才又传来叮铃叮铃的声音。

“现在，这种事又来啦！”沙维雷说下去。“邮差不是无缘无故迷了路！要是那邮差不是在找你，那我就天打雷劈！唉，魔鬼做起事来也真厉害；他真会帮人忙。魔鬼弄得他摸来摸去，然后把他领到这儿来。我知道，我明白！你瞒不住人，你这魔鬼的傀儡，邪心思的骚娘们儿！风雪刚一开头，我就知道你在搞什么花样喽。”

“好一个蠢材！”他妻子微微一笑。“怎么着，你这混蛋，你当这场风雪是我搞出来的？”

“哼！……随你去齜着牙笑！是你搞出来的也好，不是你搞出来的也好，我只知道只要你起了兴，一定就会有坏天气，一有了坏天气，就一定会有个疯子跑到这

① 《圣经》魔鬼的名字。——中译者。

儿来。回回是这样！所以，一定是你在捣鬼！”

为要叫听的人印象深刻，小职员把一个手指头点在脑门子上，闭起左眼，用唱歌声调说：

“啊，疯狂！啊，下流的犹大^①！要是你真正是个人，不是巫婆，你该想一想，如果来人不是工匠，或书记，或猎人，却是化了装的魔鬼，那可怎么办。嗯！你还是细细想一想的好哟！”

“啧啧，你真荒唐，沙维雷，”他妻子说，使劲盯着他。“公公在世，住在这儿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纷纷来见他，求他治疟疾：打各村里来的也有，打远处乡下来的也有，打阿美尼亚人住的地方来的也有。他们差不多天天来，却没人管他们叫做魔鬼。可是倘若有个什么人一年来个一回，只不过因为天气不好，进咱们家来烤烤火罢了，你这混蛋，你却大惊小怪起来，你的脑子里立刻想到邪路上去了。”

妻子的一套道理打动了沙维雷的心。他又开腿，光着脚，站在那儿，垂下头，思忖着。他还不大相信自己的怀疑是真事，他妻子那种堂堂正正的、满不在乎的口气弄得他迷迷糊糊。不过，沉吟一下，他摇摇头，说：

“来人好像不是老头子或罗圈腿的家伙啊；半夜里上这儿来的总是年青小伙子啊……这是为什么？还有，要是他们来，只不过是为了烤烤火，倒还罢了——可是他们是来胡闹的。不对，娘们儿，天下再也没有比你们这些娘们儿更狡猾的人喽！讲到真正的头脑，你们一点儿也没有，一丁点儿也没有，可是讲到魔鬼样的狡猾呀——哼哼哼！观音菩萨保佑我们！邮差的铃声来了！风

藏

^① 耶稣的门徒，后来出卖了耶稣——中译者。



珍

雪刚刚开头，我就已经知道你心里在打什么主意。那是你施展出来的妖法，你这蜘蛛！”

“你为什么老是跟我过不去，你这一肚子邪心思的家伙？”他妻子终于失了耐性。“你为什么死乞白赖的盯住问这个？”

“我所以盯住问这个，因为万一今天晚上出什么事——祷告天老爷千万别出这种事……你听见没有？……万一今天晚上出什么事，明天我就一直上尼科丁神父那儿去，一五一十的告诉他。‘尼科丁神父’，我就说，‘恕我直言，她是个巫婆。’‘怎么见得呢？’‘哼！您想知道什么缘故吗？’‘当然啦……’我就告诉他。那你就倒楣喽，娘们儿！不但到了阴间你要受审判，就使在阳间你也要受惩罚！有些祷告的人白天上教堂去念经咒你们，那不是无缘无故的啊！”

忽然，有人敲一下窗子，声音那么响，那么蹊跷，弄得沙维雷脸色发白，害怕得差点往后倒下去。他妻子猛的站起来，脸色也变白了。

“看在老天爷面上，让我们进来取取暖吧！”他们听见颤抖的、深沉的低音。“这儿住的是谁呀？行行好吧！我们迷路啦！”

“你是什么人？”瑞莎问，不敢望着窗子。

“邮差。”第二个人的声音回答。

“你那套鬼招数总算成功啦，”沙维雷说，摆一摆手。“没错儿，我的话错不了！好啦，你出去瞧瞧吧！”

小职员三窜两蹦上了床，躺在毛绒的褥子上，生气的擤鼻子，掉过脸去朝着墙。不久，他背上觉着一股冷风。门吱吱咯咯开了，一个身材魁伟的男子周身积着雪，在门口出现。还可以看见他身后站着一个白人。

“要不要我把邮袋拿进来？”身后的人用粗哑的低音问。

“总不能把它们丢在那儿不管啊。”第一个人说完这话，就动手解他的帽罩，可是解啊解的又不解了，不耐烦的索性连帽带罩一下子拉下来，往炉子旁边一丢。然后，脱掉大衣，他把那大衣也扔在炉旁，客套话也不说一句，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他是个金发的、年青的邮差，穿一身旧制服，脚上登着一双黑皮的、跟生了锈似的高统皮靴。走了一阵身子暖和以后，他在桌旁坐下来，伸出泥泞的鞋挨近那些麻袋，拿手支着下巴。他的白脸有些地方冻得发红，仍旧流露出刚才经历过的痛苦和恐怖的明显痕迹。那张脸虽然给愤怒弄得变了样儿，而且还留着方才在生理和精神双方所受的痛苦的痕迹，却仍旧挺俊美，尽管眉毛上，上髭上，短短的胡子上，沾着溶化的雪水，也还是掩盖不了。

“这简直过的是狗日子！”邮差嘟哝着，望了望四壁，似乎不能相信自己现在正在温暖中。“我们差点走失啦！要不是你们的灯光，我真不知道会落到什么下场。天知道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这种狗日子简直没完没了！我们这是到了什么地方啦？”他压低声音问，抬起眼睛望着小职员的女子。

“到了卡里诺夫斯基将军领地上的古里亚叶夫斯基山。”她回答说，慌慌张张，脸涨红了。

“你听见没有，司节潘？”邮差转过头去对车夫说，车夫正好肩头上扛着一个大邮袋挤进门口。“敢情我们到了古里亚叶夫斯基山啦！”

“不错……我们跑了不少冤枉路。”就跟长叹一口气

珍

似的，车夫吐出这几个字，走出去，不久又扛着一个邮袋回来，然后又走出去，这回拿进来邮差的、挂在一条皮带上的刀——那把刀又长又薄，就跟廉价的木刻画里那个站在霍罗佛奈司^①床边的朱第丝^②手里拿着的刀一样。把邮袋堆在墙边，车夫走进外间，坐下来，点起他的烟斗。

“跑了这么多路，也许你想喝点茶吧？”瑞莎问。

“我们怎么能坐下来喝茶？”邮差说，皱起眉头。“我们得赶快烤完火，然后动身才行，要不然我们就会误了邮车。我们只能在这儿待个十分钟，就得赶我们的路。只不过要劳驾替我们领领路。”

“这种天气赶路，好苦哟！”瑞莎叹道。

“嗯，是啊……请问，你们是什么人啊？”

“我们？我们住在这儿，靠着教堂过活……我们是跟牧师做事的……躺在那儿的就是我爷们儿。沙维雷啊，起来，招待招待客人！这地方原本是个独立的教区，不过在一年半以前就不是了。当然啦，原先那些贵人住在这儿的时候，这一带的人很多，那么也用得着做做礼拜什么的。现在呢，贵人都走了，不用我说，干牧师这行的就没法过活了。顶近的村子是玛尔科夫卡，可还在九里以外呐。沙维雷现在是理应退休了，就谋了个看守人的差使；他得照料这座教堂……”

邮差又立刻得到报告：要是沙维雷肯上将军夫人那儿去，求她写封信给主教，他一定会得到一个好位子。“可是他没上将军夫人那儿去，因为他懒，又怕见人。

①② 《旧约圣经》朱第丝是一个美丽的犹太女郎，侍霍罗佛奈司将军于营中，乘他醉倒在床上杀了他，于是保全了她所居住的城市。——中译者。

不过说到头来，我们仍旧是干牧师这行的……”瑞莎补充道。

“你们怎么过活呢？”邮差问。

“这教堂有个菜园子和一片草场。只不过从这两块地上，我们也得不着什么罢了！”瑞莎叹息道。“那个吝啬的老东西尼科丁神父，他是住在邻村的，每年冬天逢圣尼古拉节就要来一趟，每年夏天逢圣尼古拉节也要来一趟，他这一来不要紧，却几乎把收成全都拿去了。没有一个人顾到我们的死活！”

“你胡说，”沙维雷粗鲁的嘟哝起来，“尼科丁神父是个大圣大贤，教会里的模范，就算他拿了收成去，那也是照规矩该拿的！”

“你的爷们儿脾气可不好！”邮差说，龇出牙笑一笑。“你们结婚多久啦？”

“是三年前在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天结婚的。家父原本是这儿的职员，他临死以前上主教公署去，求他们派一个没结过婚的男人上这儿来接替，好叫我就地有个归宿。所以我就嫁了他。”

“哈哈，这么一说，敢情你是用一块石头打了两个鸟儿哇！”邮差瞧着沙维雷的后背说。“既得了差使，又赚了个老婆。”

沙维雷没好气的扭了扭他的大腿，越发朝墙壁那边挨去。邮差从桌旁起座，伸个懒腰，在邮袋上坐下来。他沉吟一下，用手按了按邮袋，把刀移到另外一边，躺下来，一只脚碰着地板。

“这简直过的是狗日子，”他咕噜着，把手枕在脑后，闭上眼睛。“我看，就连鞑靼人的生活也不致像这样子。”

珍

不久一切寂静了。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沙维雷的鼻息声，和睡熟的邮差的低缓平匀的打呼噜声——每呼一口气就发出一声长长的、深沉的“呼呼”声。时不时的，他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好像车轮子猛然折断似的声音，他的腿一抽筋，就碰着邮袋。

沙维雷在被子里蠕动，慢慢地回过头来看。他的妻子坐在凳子上，两手托住腮，定睛望着邮差的脸。她的脸容一动不动，好像受了惊吓，呆住了的人的脸一样。

“喂，你干么这么嘻开嘴巴？”沙维雷生气的低声说。

“跟你什么相干？躺下！”他妻子回答说，她的眼睛没离开那淡黄头发的头。

沙维雷使劲啐一口，猛的掉转身去朝着墙壁。过不上三分钟，他又心不定的翻过身来，在床上跪起来，手按着枕头，斜眼看着他妻子。她仍旧一动不动的坐着，呆望着客人。她的脸蛋儿苍白，她的眼睛里燃着一道古怪的火。小职员嗽了嗽喉咙，爬下床去，走到邮差那儿，拿一块手绢蒙上他的脸。

“这是什么意思？”他妻子问。

“免得灯亮照着他的眼睛。”

“那么熄灯就是！”

沙维雷怀疑的瞧他妻子，朝着灯努出嘴唇，可是忽然变了卦，合起掌来。

“这恐怕又是鬼招数吧？”他叫起来。“哼，天下还有什么东西比女人再狡猾的？”

“哼，你这恶鬼！”他妻子放低喉咙说，气得皱起眉。“你等着就是！”

舒舒服服的坐好，她又盯着那邮差。